

十位女作家

白舒荣 著

群众出版社

.7

252

十位女作家

白舒荣著

群众出版社·北京·1986

十位女作家

白舒荣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插页1 170千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59 定价：1.30元

印数：00001—10000册

出版说明

本书是一部传记文学，撰述了十位女作家辛勤的业绩和光辉的一生。其中有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革命家、女诗人秋瑾，也有旅居美国的李惠英和於梨华。她们出生在旧中国，为挣脱封建礼教的桎梏，历尽人世间的艰辛，勇敢地去追求妇女解放，追求革命真理。李惠英长于报告文学，於梨华长于小说，在她们的身世和作品中都流淌着海外游子怀乡思国的绵绵深情。白薇、石评梅、陆晶清、李伯钊、草明、颜一烟、袁静分别以其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和电影剧作著称于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年代。

这部传记文学，有对作家身世的记录，也有对作品的成因和成绩的介绍、评述；时代、家庭、事业、爱情为每个人演奏了独具一格的乐曲，有痛苦和欢乐的交融，也有喜剧和悲剧的对照。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，显示了新社会的光明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本书的作者白舒荣，致力于传记文学的创作，她出版的长篇传记《白薇评传》，曾受到读者好评。她的文笔清丽流畅，简练隽永，~~颇有特色。~~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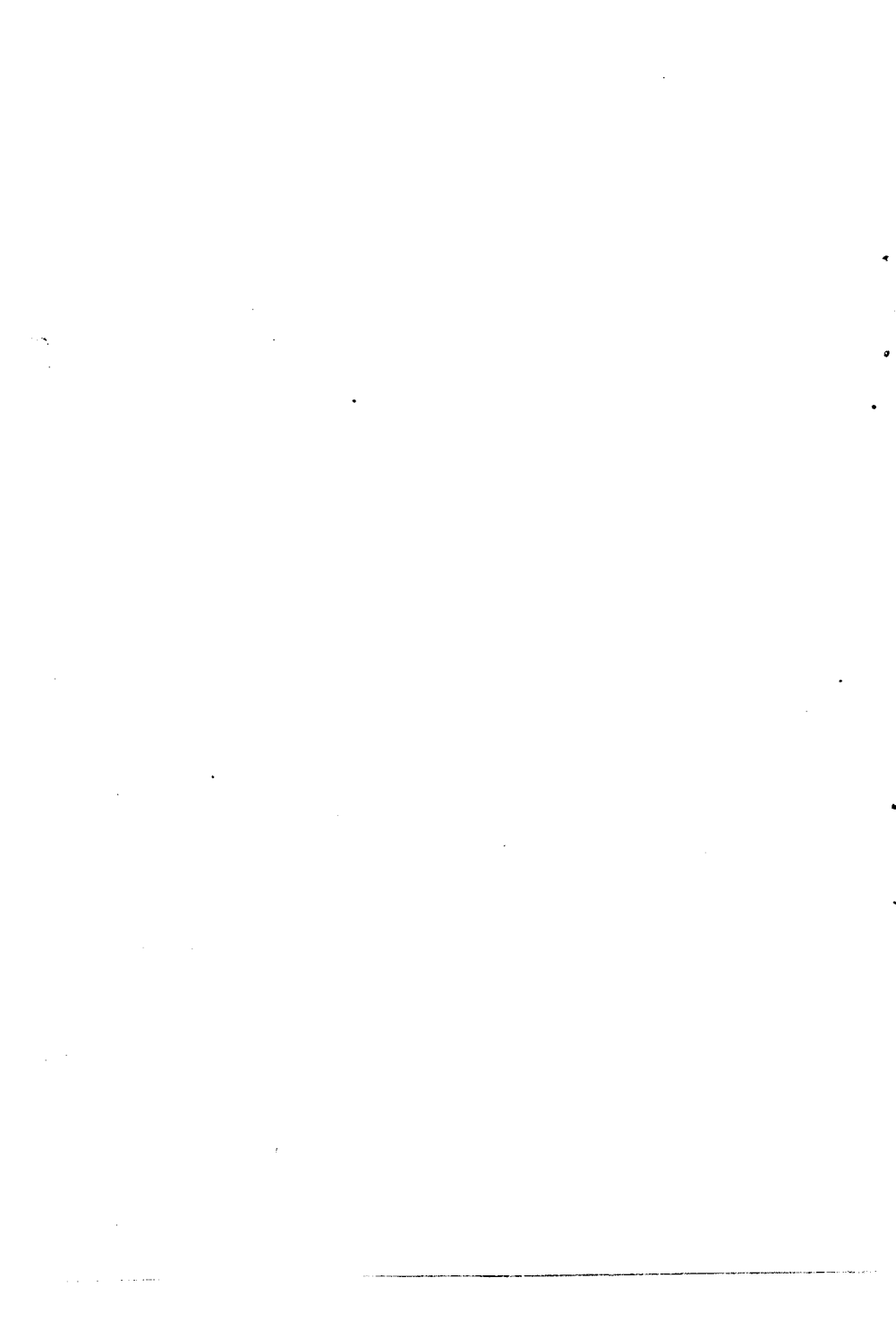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死生一事付鸿毛 人生到此方英雄——秋瑾……	(1)
一个热情、痛苦、坚强的灵魂——白薇……	(27)
早陨的星——石评梅……	(55)
擎着火把狂奔的陆晶清……	(71)
理想之火永不熄灭——李伯钊……	(85)
爱工人、学工人、写工人——草明……	(111)
多才多产的颜一烟……	(137)
勇敢地不断攀登——袁静……	(163)
捧出心肝献给祖国——李惠英……	(185)
河山日夜萦梦魂——於梨华……	(227)

死生一事付鸿毛
人生到此方英雄

—秋 瑾





身不得，男儿列，心却比，
男儿烈。莫平生肝胆，因人常热。
俗子胸襟谁识我？英雄末路当磨折。
莽红尘何处觅知音？青衫湿！

——《满江红·小住京华》·

秋瑾出生在一个世宦之家。

秋家祖籍浙江省绍兴县距城二十里外的福全山。秋瑾的高祖秋学礼，字立亭，曾任秀水教谕；曾祖秋家丞，字砚云，在江苏华亭、上海、南汇、邳州等县担任过知县；父亲秋益三是举人，先后出任台湾抚院文案和湖南厘金局差使。

当她一八七五年旧历十月十一日来到人世的时候，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。

满清政府受到鸦片战争、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革命的打击后，奉行“防家贼媚外族”、“宁赠友邦不与家奴”的准则，卖身投靠帝国主义，甘心充当其镇压、剥削中国人民的鹰犬。

秋瑾出生在厦门。她的祖父秋嘉禾那时是厦门海防厅同知。

厦门已被英国开辟为商埠。英、法、葡萄牙等国的教

• 以下各段落前面的引诗均系秋瑾之作。

士，捐着传教的招牌，勾结地方豪绅，欺凌中国人民。她常看见披着黑斗篷、穿着大皮靴的教士，傲慢地踏进祖父衙门里的号房，态度蛮横地要求接见；稍一迟慢，便闯进公堂跳踉咆哮。年迈的祖父难忍下这口气，总是冲着全家唉声叹气，感慨不已。每当这种时候，她眼睛瞅着祖父，似懂非懂地陪着大人们闷闷不乐。

祖父请了个秀才教她读书。她“天资颖慧，过目成诵……偶成小诗，清丽可喜”（秋宗章《六六私乘》），又博览经史，因而在当地颇有名声。

母亲单氏教她女红。她心灵手巧，尤擅刺绣，但心思却不在这上面，绣一会儿就扔在一旁。

她有自已的向往、思慕和追求。

诗言志。在早期写的《题芝龛记》中，曾有这样豪迈的诗句：“莫重男儿薄女儿，平台诗句赐娥眉。吾侪得此添生色，始信英雄亦有雌。”花木兰、秦良玉等精忠报国的女英雄是她崇拜的对象。

大约在她十六岁那年，全家迁回故乡，在绍兴南门和畅堂典了一所房子，祖孙伯叔三世同堂。

这所房子原是明神宗时大学士朱赓的别墅，屋宇虽不甚高敞，房间却不少。屋旁不远处，有田野附郭，塔山列后，村邻错落，环境清雅幽静。她单独住在第二进院左边楼下，书斋和寝室相连。在这里她度过了难忘的青年时代，写下许多直抒胸臆的诗篇。

绍兴紧邻肖山。久闻表弟单忠勋武艺超群，她闹着要母亲带她去学艺。乘着乌篷小船，大半天的功夫就到了外婆家。她学会了骑马奔驰、纵身腾跃和使刀舞剑……

她的父亲被委任湖南湘乡厘金局工作，她那时大约二十一岁。

湘乡是曾国藩的故乡。湘潭的王氏与曾家为世交。曾家替秋、王两家做媒。秋瑾二十二岁许嫁王廷钧。

王廷钧字子芳，他的父亲绰号王二胖子，当过曾国藩的随营帐房。王廷钧其人“状似妇人女子”，是个“无信义、无情义、嫖赌、虚言、损人利己，凌侮亲戚，夜郎自大”的铜臭纨绔子弟，二人很不投合。

她从小富有正义感，同情穷人。秋家原来有几亩地租给一个姓曹的人家耕种，因闹饥荒，妻、儿去世，曹某穷愁无耐，到秋家借债。她十分可怜这个人，留他用了午饭，并劝说母亲免去了他当年的租米，赠送首饰，让他买棺殓葬了亲人。嫁到王家之后，王家女仆吴妈的儿子在湘乡租种曾王爷的地，遇上天灾，家境十分困难。曾家屡屡逼租，并仗势写信给秋瑾的父亲，诬陷吴妈的儿子是私盐贩子，要求逮捕法办。吴妈万分焦急，又深知王、曾两家的关系，深明王廷钧父子的为人，不敢求王廷钧。秋瑾知道她的难处后，连夜赶到湘乡，把实情告诉父亲，再三力争，才使吴妈的儿子免了一场灾难。

秋瑾的父亲升任桂阳知州不久，便病逝于任上。她的兄弟陪着母亲，扶着父亲的灵柩到湘潭同她住在一起，在城里开设了和济钱庄，用以维持生活。由于用人不当，经营不善，和济钱庄告竭。娘家经济破了产，她的母亲和弟弟受到势利眼的王家翁姑的轻视，无法在湘潭居住，便返回了绍兴乡下。

只身远嫁，遇人不淑，她的痛苦可以想见。思亲、思乡

之情，向何人述说？

 昨宵犹是在亲前，今日相思隔楚天。

 独上曝衣楼上望，一回屈指一潸然。

 已是愁来无限愁，那禁秋里送离舟。

 欲将满眼汪洋泪，并入湘江一处流。

她独自登高，楚天辽阔，望断关山，难见亲人面。送别亲人是在萧瑟的秋日，使一颗本来就愁苦的心，更是苦上加苦。屈指数算着母亲和弟弟离去的日子，她不禁连连落泪，但愿湘江的流水能把她的思念给梦魂牵绕的亲人们带去。

这时作的思亲诗除这首《秋日感别》之外，尚有《春暮》等，抒写她“欲望家乡何处似？乱峰深里翠如烟”的感伤。

王廷钧不甘寂寞，买了个京官——部郎。她携带儿子沅德和女儿灿芝随夫到了北京。她入京的年代说法不一。有人认为是一九〇三年；但据徐自华《鉴湖女侠秋君墓表》云：

“值庚子变乱，时事益亟。君居京师，见之，独慨然太息曰：‘人生处世，当匡济艰危，以吐抱负，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？’”又据《革命先烈传记》云：“八国联军打入北京，演成城下之盟。她身经目击，大受刺激，曾作黄帝纪元大事年表，把这一年称为‘汉族将受制于西人’之年”。那么，她入京的年代，最迟该在一九〇〇年。一九〇三也好，一九〇〇年也罢，庚子事变是秋瑾一生从事革命事业的起点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她初到北京曾寓居南横街圆通观斜对面的一所小宅，后来又徙居南半截胡同，与吴芝瑛成为邻居。吴芝瑛是大散文家吴汝伦的侄女，本人是书法家，维新人物，家里有许多宣

传变法和革命的书籍报刊。秋瑾和吴芝瑛声气相投，谈论不倦。《罗兰夫人传》、《东欧豪杰》等传记小说和《苏报》等宣传民族革命的报刊，开阔了她的眼界。她决心救国拯民存亡续绝，将个人死生置之度外。但是壮志难酬，空有“杞人”之忧：

幽燕烽火几时收，闻道中洋战未休，

漆室空怀要国恨，难将巾帼易兜鍪。

她常说：“女子当有学问，求自立，不当事事仰给男子。今新少年动曰‘革命，革命’，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，可谓男女平权是也。”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，连颇有识见的吴芝瑛都感到可怕，常常劝戒她。她反而说：“姐勿怪，吾所持宗旨如此。异日女学大兴，必能达吾目的，其在数十年后乎。然不有倡之，谁与赓续也？”

秋瑾娴於辞令，高谭雄辩，常使同坐之人震惊。及至酒酣耳热，便悲歌击节，拔剑起舞，高唱自己写的《宝刀歌》。

汉家宫阙斜阳里，五千余年古国死。

一睡沉沉数百年，大家不识做奴耻。

忆昔我祖名轩辕，发祥根据在昆仑，

辟地黄河及长江，大刀霍霍定中原。

痛骂梅山可奈何？帝城荆棘埋铜驼。

几番回首京华望，亡国悲歌泪涕多。”

但是八国联军的侵扰，终于惊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。爱国的热血之士，跃然奋起：

“主人赠我金错刀，我今得此心雄豪。

赤铁主义当今日，百万头颅等一毛。

沐日浴月百宝光，轻生七尺何昂藏？

誓将死里求生路，世界和平赖武装。
不观荆轲作秦客，图穷匕首见盈尺。
殿前一击虽不中，已夺专制魔王魄。
我欲只手援祖国，奴种流传遍禹域。
心死人人奈尔何？援笔作此《宝刀歌》。
宝刀之歌壮肝胆，死国灵魂唤起多。
宝刀使骨孰与俦？平生了了旧恩仇。
莫嫌尺铁非英物，救国奇功赖尔收。
愿从此以天地为铲、阴阳为炭兮，
铁聚六洲。铸出千柄万柄宝刀兮，
澄清神州。
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，
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。”

她还写了《宝剑歌》，进一步表达报国之心：“斩尽妖魔百鬼藏，澄清天下本天职。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，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。”

她毕竟是封建家庭的闺中少妇，接触和了解认识社会有限，加之戊戌维新的失败和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对人民进行宣传不够，表现出人民的不觉醒，所以使她看不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，产生“只手援祖国”和“奴种遍禹域”的自居群众之上，个人包打天下的幼稚思想，但其坚贞报国、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和“世界和平赖武装”的识见，却是光辉而灿烂的。

她的叛逆行为愈来愈不为世俗所容，不但穿男装挂宝剑拍照，甚至穿着男服抛头露面去戏园子看戏。这是对“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”的封建礼法的公开挑战。这种“大逆不

道”的“出乖露丑”，招致外人的讥议和丈夫的打骂。一怒之下，她从家中出走，住到阜成门外的泰顺客棧。王廷鈞派出家里的仆妇花言巧语，请她回家，遭到拒绝后，只得央求吴芝瑛把秋瑾接到吴家新宅纱帽胡同暂住。

秋瑾愤慨之极，填写了著名的《满江红·小住京华》表明与封建家庭的绝决。

戊戌变法之后，清政府为表示政治开明，派遣了留日学生，一时留日蔚成风气，官费之外，尚有不少人私费前往。

秋瑾一心想寻找救国的出路，决心东渡留日。王廷鈞对她软硬兼施，恩威并用，打骂不成，便买了琉璃棚新式马车、字画古玩，玄狐披风等物讨好、打动她。她毫无所动，谢绝亲友的劝戒，不顾爱子幼女的留恋，毅然决然要挣断金枷玉锁。

她托友人变卖了所有的首饰，千方百计自筹资金。刚把钱拿到手，她听说参加戊戌变法的王照被扑入狱，便马上拿出部分学费，让人送入狱中，救王照的急难，并且嘱咐别人不要将送钱的事告诉王照本人。待到王照出狱知情想当面致谢时，这位铁骨忠肠的侠义女子已经远走高飞了。

漫云女子不英雄，万里乘风独向东。

诗思一帆海空阔，梦魂三岛月玲珑。

铜驼已陷悲回首，汗马终惭未有功。

如许伤心家国恨，那堪客里变春风？

——《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》

一九〇四年春夏之交，辽阔的南海海面，掠过一群矫健的海鸥。在东渡的海轮上，她服装简朴，行囊寒俭。“水天同一色，突兀耸孤峦”，“银涛疑壁立，青海逼人寒”，旅

途所见，难免使人触景生情，思绪滔滔……

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廷主降，李鸿章媚外，使我军被动，陆军失利，海军全军覆没。既而中法战争、庚子事变、维新派谭嗣同六君子被杀害……件件新仇旧恨，使她食不甘味，寝不安枕。

到日本后她该怎么办？临行前众好友为她在陶然亭送别，有的劝她在日本学好家政医护，她认为这不是救国的当务之急。

轮船载着她的思虑，穿东海，到达长崎，再经神户，在横滨上岸，然后她改乘火车到达东京。无论学什么，先学会日语是头等要事，所以按惯例，她进了中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她日渐结识了不少留日的中国革命党人。她同陈撷芬等一些人改组了“共爱会”。

“共爱会”是近代妇女界成立的第一个爱国团体，主张一旦中国与外国作战，便仿照日本赤十字社的榜样，组织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。从国内传来了湖南第一女学堂遭到顽固派破坏的消息，气愤之余她热情地写了一封信，寄去三十张“共爱会”的章程，鼓励湖南第一女学堂的姐妹们顶住顽固派的压力，並说：“欲脱男子之范围，非自立不可；欲自立，非求学学艺不可，非合群不可。东洋女学之兴，日见其盛，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，上可以扶助父母，下可以助夫教子，使男女无坐食之人，其国焉能不强也？我诸姐妹如有此志，非游学日本不可，如愿来妹处，俱可照拂一切。妹欲结二万万女子之团体学问，故继兴共爱会，名字曰实行共爱会。”

她又同刘道一等九人组织秘密团体“十人会”，与“共爱会”同以“反抗清廷，恢复中原”为宗旨。当时冯自由和梁慕光一些人在横滨组织了洪门天地会，她被邀参加，并被推举为“白纸扇”（军师）。

留日学生并不是人人都有觉悟，不少人把学习当作镀金后回国谋生或发财升官的手段，所以两耳不闻国家事，一心只读东洋书。为了唤醒这批人，鼓吹革命，秋瑾和一些同志创办了《白话报》，用干支纪年，不用光绪年号，宣传推翻清廷。第一期上刊登着她写的《演说的好处》，第二期上又有她的《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》。《白话报》出到第六期因经费困难停刊。

一九〇四年底，她在日语讲习会毕业。因为经常援助同志的生活，个人经济告竭，她决定回家筹措学费。临行前，她结识了光复会的一位创始人陶成章。陶成章久闻秋瑾的英名，佩服她的怀抱，所以热情地向她介绍了光复会的活动情况。

光复会是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陶成章等人于一九〇四年组成的革命小团体。它主张民族革命，代表了江南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强烈的反满复汉要求，在长江下游和留日学生中影响较大。秋瑾希望陶成章将她介绍给光复会。陶成章“以其女子，不便，然亦难竟拒之，遂介绍同人机关二处，一函致上海光复会会长蔡元培，一函致绍兴徐锡麟。瑾既返沪，即谒元培於（虹口）爱国女学校”（陶成章《秋瑾传》）。

拜见了蔡元培后，她到了南京，动员一个姓辛的资本家的儿子参加革命，遭到了拒绝，她便重返上海。又从上海到绍兴，在绍兴热诚小学校会见了徐锡麟，由徐锡麟介绍，她

参加了光复会。

秋瑾回到家乡向母亲筹资，母亲很愿意帮助女儿，然而家里已徒有虚名，典当了衣物，才勉强筹备了几百元钱。她拿着仅有的资金又到上海，正好陶成章从日本归来，带着她访晤了龙华会处洲办事丁镠、吕熊祥一些会党的同志。之后，她便乘船赴日，坐三等舱，同苦力们在一起，省吃俭用。到了东京，进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读书。

学习期间，她积极讲求女子教育和工艺，悉心研究护士工作，并参考日本医药书籍，删繁录要译写成《看护学教程》。她对看护工作评价甚高，认为“在平时则看护亲子兄弟之疾病，以归于安宁，战时则抚慰出征军旅之伤痕，以振其勇气”，“虽谓之益国便民之事业，亦非过语，何贱业之有？热心爱群，是我所望於同胞姐妹耳。”

革命浪潮席卷了一九〇五年。日益高涨的中国革命运动，迫切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统一的领导。当时，会党，教会之类的组织显然不能担负起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责任；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还没有可能，历史在呼唤一个应时的政党。

当时略具资产阶级性质的小团体，如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，蔡元培等领导的光复会和黄兴等领导的华兴会早已存在。当务之急是把他们联合起来，建立明确的纲领和更加统一的行动。

这年七月，孙中山由欧洲重返日本，坚决主张联合全国革命势力，统一所有革命团体，并积极从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。八月十三日，留日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举行盛大集会欢迎他。八月二十日，同盟会以兴中会、光复会和华兴会为基